

# 山乡变奏曲

■ 谢和平

一

30年前，  
我曾来过这个地方。  
在一间低矮的旧瓦房里，  
老村长跟我拉起了家常。  
人民公社“大食堂”，  
长此下去有多难！  
因为吃着大锅饭，  
勤快的人儿也变懒。  
生产队的出工哨吹了千万遍，  
可农民却赚不回糊口的粮。  
“一平二调”酿出杯杯苦酒，  
“一大二公”搞得人人惶惶。  
“十年动乱”曾有人发疯地叫喊：  
宁要社会主义的盐碱滩，  
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米粮仓。  
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，  
斗得山乡一片荒凉。  
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生产，  
公社化的道路为何那么渺茫？  
带着老村长难解的怨气和疑惑，  
我默默地离开了这偏远的山乡。

二

“改革开放”的春雷一声巨响，  
中国大地燃起了振兴的希望，  
山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，  
勤劳致富的彩旗处处飘扬。  
生产有了自主权，  
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产量翻了番。  
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平平坦坦，  
计划经济的惯性与市场经济的探索，  
又交织成社会变革的沟沟坎坎。  
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，  
可农业的投资风险总叫人心寒。  
增产不增收的怪圈，

使发家致富成了农民难圆的梦想。  
城乡差距一步步拉大，  
弱勢的“三农”又在风雨中摇晃。  
山里的娃娃上学难，  
贫困的农民就医难，  
泥泞的山道行路难，  
农民何时能跨进“小康”这道门槛？

10年前，  
我又来到这个地方。  
在财政所的办公室里，  
所长与我促膝交谈。  
如今农民纷纷外出打工，  
大片农田均已撂荒。  
落后的耕作已使人饱受劳碌之苦，  
但农民仍肩负着沉重的税费负担。  
征齐零星分散的税收，  
就像蜜蜂采蜜一般艰难。  
……  
农民何时才能脱贫致富，  
乡财工作为何如此艰难？  
带着所长苦涩的提问，  
我困惑地离开了这偏远的山乡。

三

党中央与时俱进，  
新时期提出了新主张。  
放水养鱼，  
农民休养生息才能步入小康。  
多予少取，  
农业依靠工业反哺才能协调发展。  
全面取消农业税，  
让农民告别了几千年的“国税皇粮”。  
新农村建设的号角一声吹响，  
山乡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。

2008年的春天，  
我又来到这个地方。  
眼前是一片崭新的天地，  
山乡披上了新时代的衣妆，  
水泥马路修到了农家院门前，  
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清澈的池塘。  
长长的水渠把良田环绕，  
碧绿的果园妆点着村庄。  
漂亮的小洋房鳞次栉比，  
村头还建起了休闲广场。  
循环经济优化了生态环境，  
农家庭院散发出花草的芳香。  
生态旅游成了生财的亮点，  
“农家乐”成了都市人的新欢。  
信息网络布进了小山村，  
农民也享受现代文明的精神大餐，  
在田间地头用手机知晓天下大事，  
在电脑前把生意做到四面八方。  
农民用勤劳的汗水描绘富裕的梦境，  
公仆用科学的理念梳洗绿水青山。  
财政支出日益向“三农”倾斜，  
公共事业几乎全由政府“买单”。  
种田种地取消了一切税费，  
还领到了政府的“粮食补助款”。  
义务教育学杂费实现了全免，  
山里孩子不再为辍学而忧伤。  
农村社保与“新农合”的兴起，  
灾病不再是压在农民心头的寒霜。  
……  
扶持“三农”的举措一件件，  
关注民生的好事一桩桩。  
党的惠农政策温暖人心，  
山乡处处沐浴着公共财政的阳光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西省赣州市财政局)  
责任编辑 李艳芝